

此一段引春秋所書而又見釋段與鄭伯之交失也

京民不附也遂叛大叔段段知鄭不可襲遂八于鄆猶然鄭地也莊公遂伐諸鄆段知勢不可支因而出奔于共國是五月辛丑日記其時也

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

難之也段出奔共難之者獨言虧他書是孔子所作春秋經也非書經也鄭伯克段於鄆此一句即春秋所書經文也克者戰

勝獲賊之名也

原講 書曰鄭伯克段於鄆此春秋之文也夫段與莊公同母也何以不稱弟以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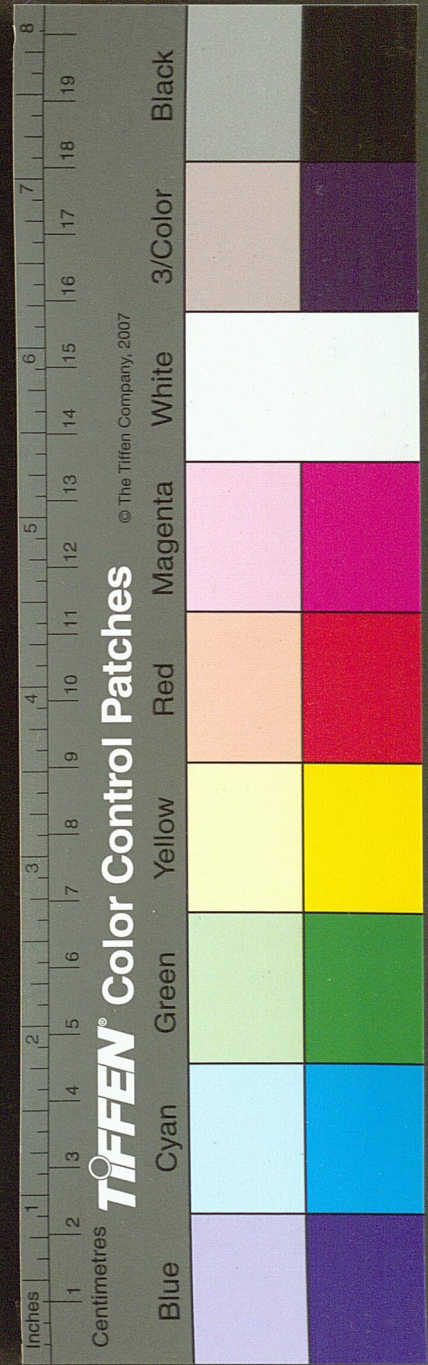
不盡弟道似非弟也故不言弟焉段居於京城過百雉大都耦國莊公伐之如二君相戰勝而獲賊者故曰克焉其所以稱鄭伯者以段惡未著莊公不早為之所養成其惡以致伐之譏失教也段實出奔於共而春秋以克書者明鄭伯志在于殺段難言其奔也此左丘明因春秋之文而又自解之如此

遂寘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

也寘音志

寘禁錮也城即今之高牆也寘城之法築牆如城四面無門而置罪人於中蓋是論成棄世而不便加刑不得已而變為此法以示深惡痛絕之至也穎地名

此一段敘莊公之處母亦是承上起下之交也



此一段敘穎考叔善于

迎機婉導也既不肯背

照又何以得見

母虧他穎考叔

想出這一番道理

理來使莊公母

子相見全在遷

就上有回天之

功好智術妙妙

夫音扶

序講

莊公因姜氏將啟叔段以襲鄭既克叔

而誓之曰今之母子無異寇讐倘一息尚存

不及黃泉永無相見之期也此誓之詞如此

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

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

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

母遺緊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

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

相見其誰曰不然舍上聲闕音隧

序講

考叔人名穎谷即穎之谷口也

封人掌封疆之官隧地道也

官聞公之悔因而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考叔

食之獨舍其肉公問舍肉之故考叔對曰臣

小人也所食不過粗糲小人有母皆嘗小

人之食矣未嘗君內庖之羹也臣之不食者以

有母在故也敢請於君以君之賜臣者臣遺

其母可乎莊公聞遺母之言而有切於心也

序講

曰爾尚何母可遺而我獨無母以遺之可慨

序講

也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乃語母啟段襲鄭

序講

之故且告以城母設誓之悔考叔曰夫人但

序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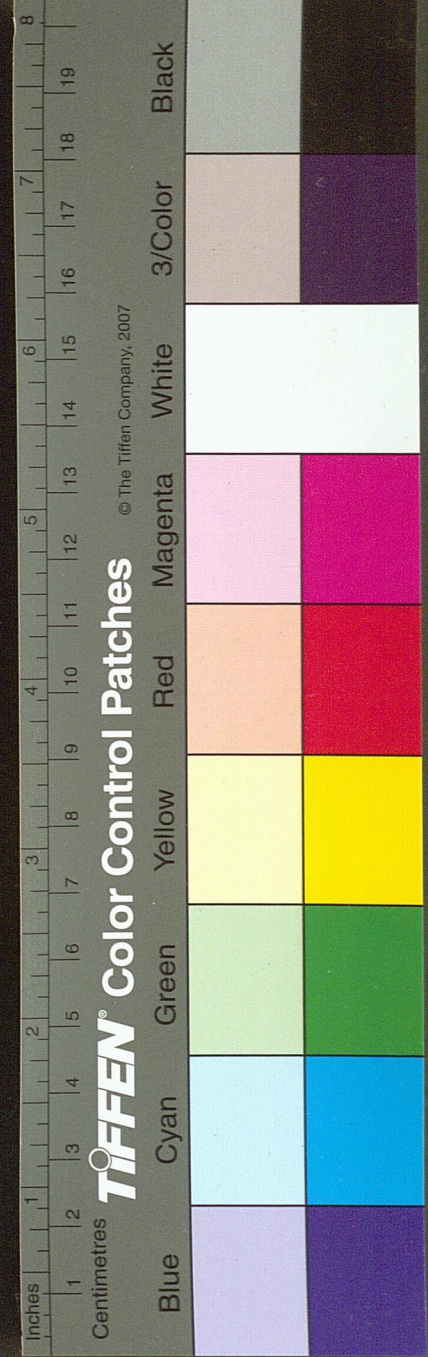
患不悔耳君若悔之可無礙于誓也若能掘

序講

地使及黃泉作一隧道與之相通由此見母

序講

則是相見于黃泉也君縱以誓疑之又誰得



此一段
敘母子
相見之
樂也

而非之哉是公之
無母而有母也

公從之公八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

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遂為母子如初

融融和樂也泄泄音異舒暢也

序講

莊公聞考叔掘地及泉而又無礙于誓

乃作詩以歌之其畧曰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氏亦出隧道之外亦作詩以歌之其畧曰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遂母子相見如初

君子曰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

孝子不匱求錫爾類其是之謂乎施音試

斷之
左傳內
凡稱君
子曰皆
左丘明
之論斷
不敢自
居因托
君子以
為名後
做此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不匱不盡也錫賜也

序講

君子曰頴考叔可謂孝行純篤者也舍

使之母子相見恩義如初所以大雅既醉之篇有曰孝子之心無有竭盡之時故能以孝道長錫爾之同類者其頴考叔之謂乎

評曰

攷鄭風叔于田二詩稱叔段多材好勇

國人愛之亦不過統袴驕癡習氣馳馬試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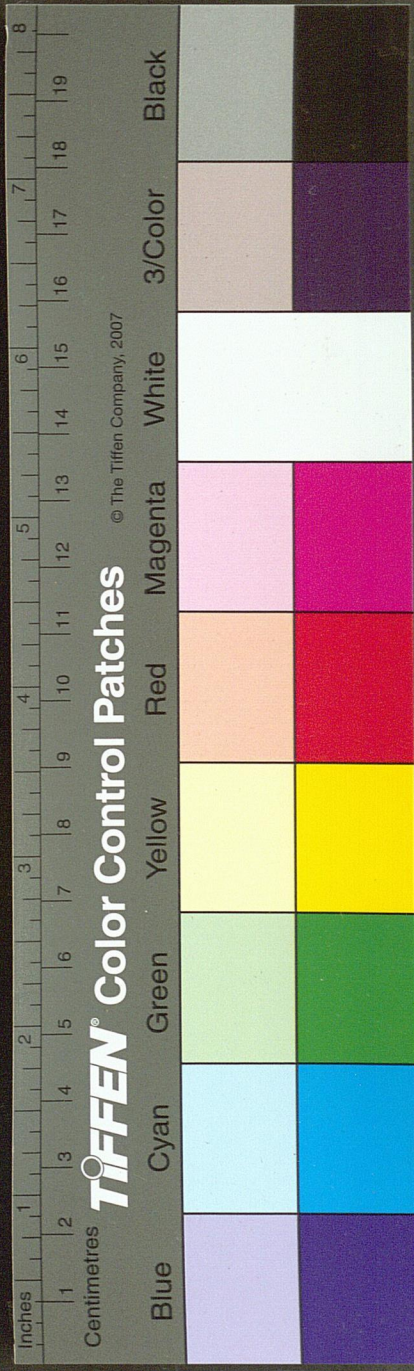
伎倆耳無論其他即封京之後既值危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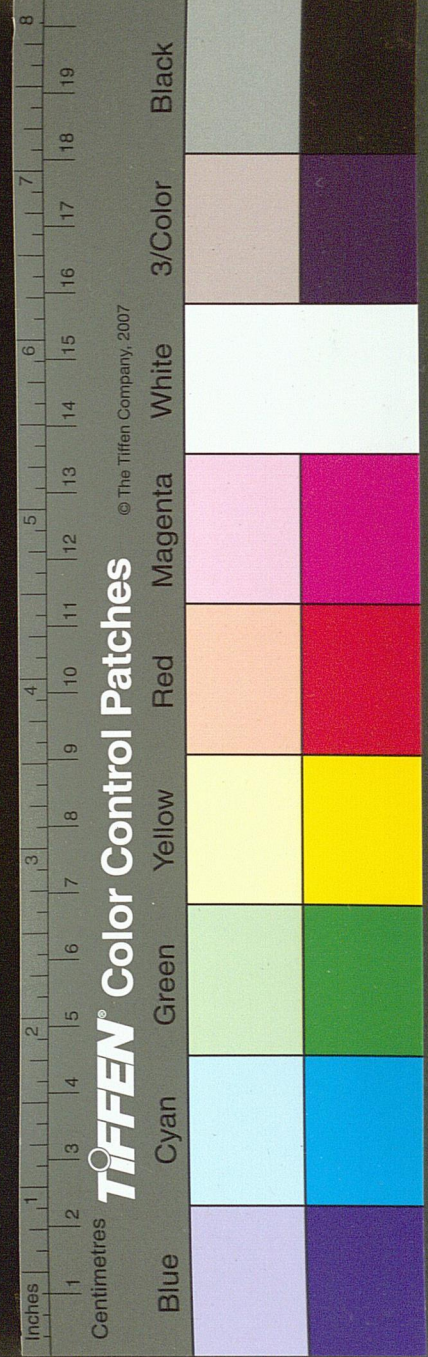
際乃公然貳兩鄙收兩鄙且及廩廷而謂公

不知乎抑謂公知而不知乎此病狂喪心之

舉。雖至愚者不爲也。其無曲沃兼翼大手段可知矣。然則莊公何以必殺之而後快。蓋莊公猜刻殘忍之人也。前此立段之請出於姜氏。其怨母甚於怨弟久矣。請制請京。弓影之疑。都認作有心軌已。因思不陷段於惡。必不能及其母。而快其私。若祭仲之說行。猶可以全兄弟之義也。而公弗願。子封之說行。猶可以全母子之恩也。而公弗欲。直伺其修戰守之備。有涉於篡奪形跡。無論襲鄭不襲。有期無期。只消用兩個將字。一個聞字。便把姜氏一齊拖入渾水中。無可救解。此公之志也。夫以段之驕蹇無狀。至無國體。終替之謀。不必深辯。乃姜氏居深宮嚴密之地。且莊公刻刻隄防。安能與外邑訂期。向國門作內應耶。段既走死。公隨以罪段者罪母。廢置邊城重誓。絕之。所以示其平昔愛段。種種皆適以禍段。

九





且自禍也。快心極矣。惟是秦太后以嫪毐被
 遷比之姜氏。罪大而情確。時諫死者二十七
 人。茅焦且繼之。姜氏乃莫須有之事耳。而鄭
 臣如祭仲子封輩。未聞一言。直待穎考叔就
 誓言中。尋個遷就之法。幸復母子之舊。而後
 知公積愆。必不可回。黃泉之誓。不但絕母。且
 藉以杜諫臣之口也。故通篇只寫母子三人
 却扯一局外之人。贊嘆作結。

周鄭交質

隱公三年

左丘明

周天子國號也。鄭諸侯國號也。質猶當也。交質是周與鄭互相以子為質。當所
以盟不背約也。周為天子而用魯紀年者。倣春秋魯史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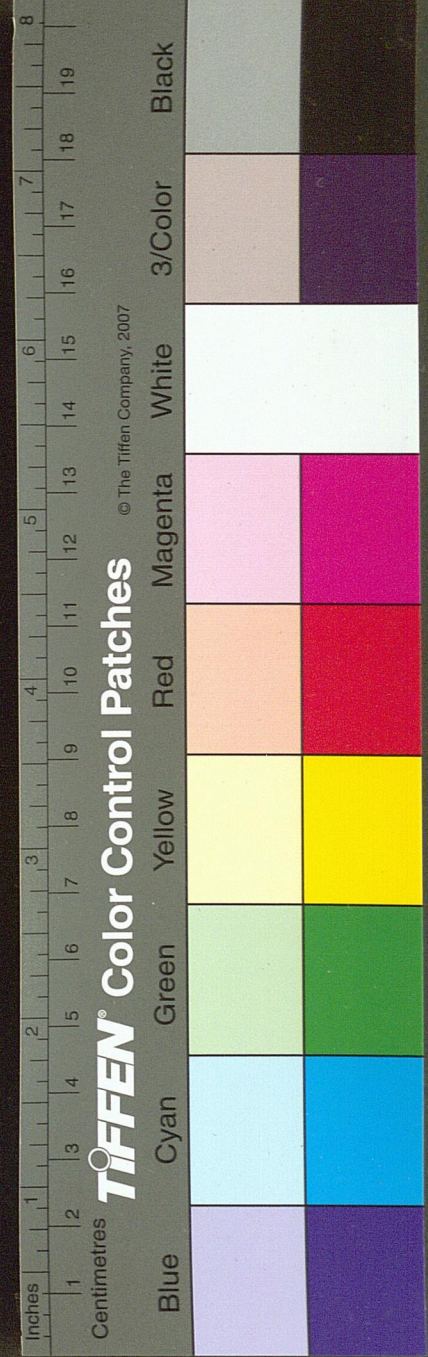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

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

子忽為質於周。

此一段敘周平王與鄭伯交質之始末也。

武公莊公皆鄭國諸侯也。武公是莊公父也。平王周天子也。卿士周執政之官也。貳不專一也。鄭伯即莊公也。諡曰莊公。鄭伯春秋所書也。何以上文曰莊公。下文鄭伯也。以其臣



朝育朝

大音扶

夫音扶

當去聲

事王朝則姑稱諡以尊之以其敢於怨王則稱爵以貶之王子狐平王之子名也鄭公子忽是鄭伯之子名也

序講 夫周為天子鄭為諸侯曷為而交質也推原其始鄭自武公以及莊公父子相繼為不王卿士秉執周政當武公執政時猶相安於無事至莊公而威柄日盛王竊畏之時虢公亦仕王朝平王欲進虢公而不敢進欲退莊公而不敢退乃私分貳於虢而不專任莊公莊公知之忿然怨王夫以臣而怨王無君甚矣於是左氏依春秋書法變文而書曰鄭伯怨王斯時天子弱鄭伯強平王不敢實認分政於虢之事乃諱言曰吾無此事鄭伯不能深信因彼此各以其子為質當以圖苟安於一時也

此一缺
是序周
鄭交惡
之失體

王崩周人將弔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祭音債帥同

王崩平王崩也周人周之臣民也與也將弔尚未與也祭足鄭臣祭仲也溫成周俱周邑各交惡彼此交相疾惡

序講 蓋平王之本意欲將弔政於虢公所以交質之事平王不得已也至是平王崩周之臣民遂推平王本意將復弔虢公政鄭伯怒周人負約命祭仲率師夏既取麥秋又取禾侵掠不已自此周鄭交質者而交惡也

此一缺
是左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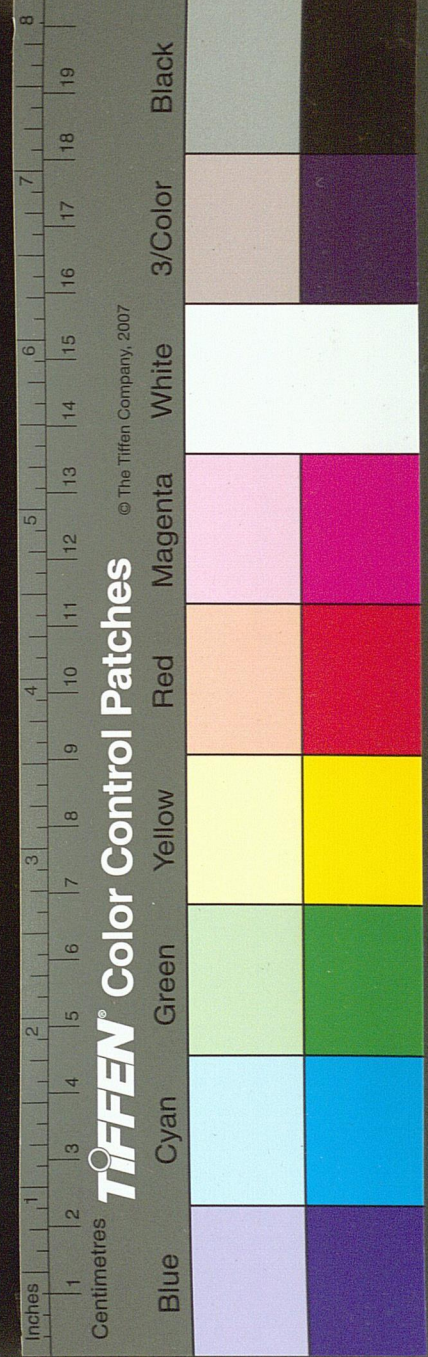
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

古文書

卷一

十一

禮記卷一



明托君子之言而論斷交質之非也信不由中二句是一篇中論斷之綱明則不暗昧也恕則不忌刻也禮是天理之節

禮雖無有質誰能閒之苟有明信澗溪洺沚之

毛蘋蘩蕓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結二國

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蘋采蕓雅有

行葦洞酌昭忠信也應上可羞王公句 結構有分 要平聲開夫聲蕓音溫 錡音以潦音老洞音準

由出也中中心也明謂心相知恕謂心相諒

要約也閒離也山夾水曰澗水注川曰溪方

池曰洺小渚曰沚毛蘋蘩等菜也蕓大萍也

蘩白蒿也蕓藻聚藻也方曰筥員曰筐皆竹

器無足曰釜有足曰錡皆鼎屬所以盛之烹

之者潢汙停水也行潦流水也可作玄酒薦

薄祭也羞進也二國指周與鄭也風國風也

有采蘋采蕓二詩至薄之物雅是大雅有行

葦之詩取忠厚為義有洞

酌之詩取可供祭祀為義

序講也信不由中則內無所據質之何益哉

使彼心與此心明而相知恕而相諒而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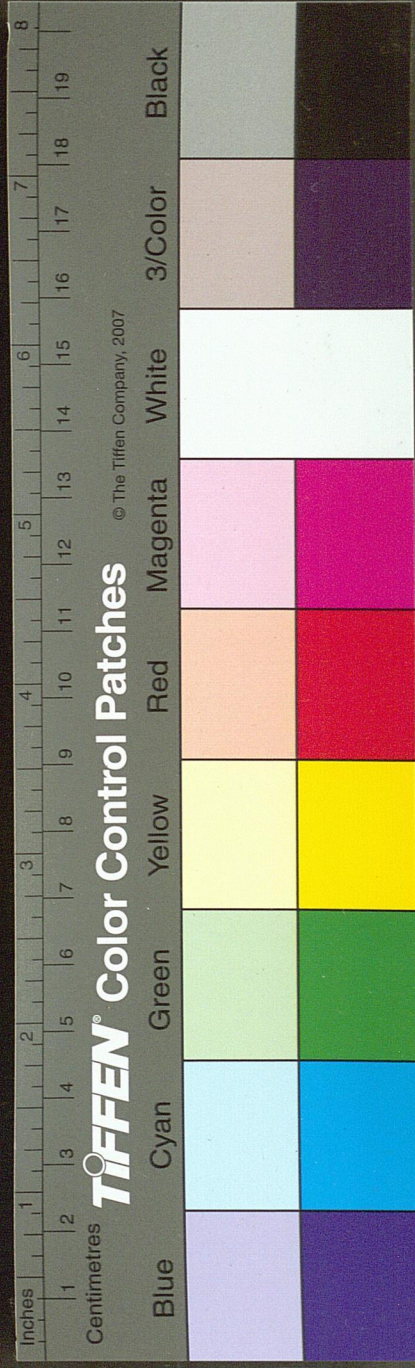
約之上下大小之定禮可一言而終身行之

文人事之宜則在人君有進人退人之權在人臣則有進退之義皆其不易定理

評曰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蓋由不能自強於政治所致若鄭莊眼裏無君種種不臣尤爲可罪此篇把這些大關大節一概閣起止將君臣交質處用信字禮字作眼開開斷其無益且以周鄭並稱若敵國然者人皆訾其失當而不知其立言之意蓋有在也細玩首句王是王卿士是卿士堂陛之分非不凜然乃王既不能自強政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反用虛詞欺飾致行敵國質子之事是明明拔本塞源欲自同於列國安能強其別異猶黍離降爲國風與風詩並稱十五國卽夫子刪詩亦不能強登之於雅也春秋之作傷天下之無王故特繫王於天借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進退諸侯所以謂之天子之事按平王崩在隱公三年與鄭交質則事猶在前左氏以周鄭並稱者

強上聲

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反用虛詞欺飾致行敵國質子之事是明明拔本塞源欲自同於列國安能強其別異猶黍離降爲國風與風詩並稱十五國卽夫子刪詩亦不能強登之於雅也春秋之作傷天下之無王故特繫王於天借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進退諸侯所以謂之天子之事按平王崩在隱公三年與鄭交質則事猶在前左氏以周鄭並稱者



明此時天下無王。春秋所以托始也。不然三尺之童子亦稔知周是天子。鄭是諸侯。以千古文章之宗。且夫子曾稱其所取。與已相同者。顧獨憐於此哉。

石碭諫寵州吁

隱公三年

左丘明

石碭衛大夫。州吁衛之庶子。石碭之子名厚。與州吁遊。後州吁弑桓公自立。厚從州吁如陳。石碭告於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九月衛人使石宰醜殺州吁於濮。石碭使其宰儒羊肩殺石厚於陳。碭於莊公在日逆。知其後必有亂。故因其寵而先諫之云云。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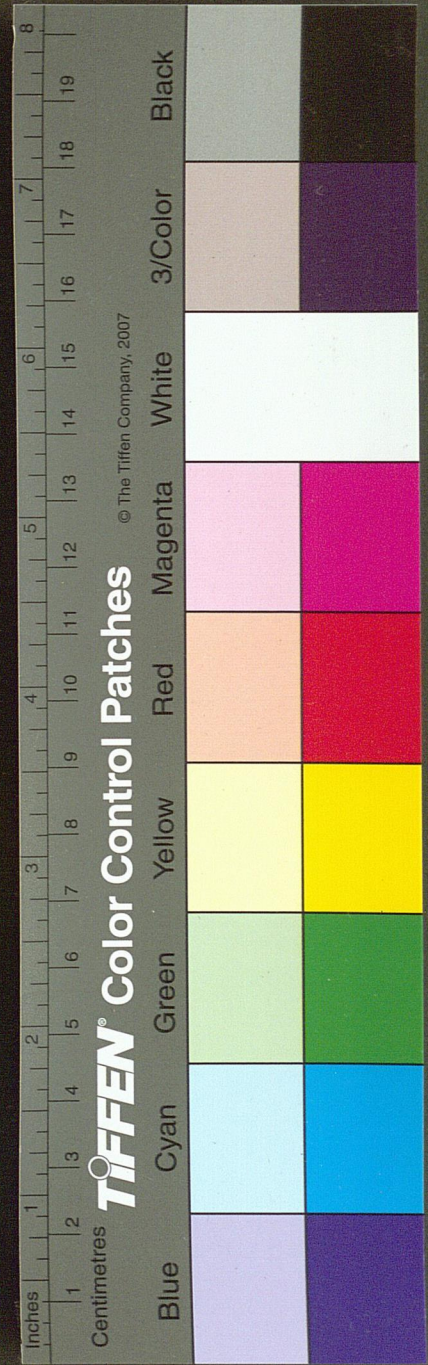
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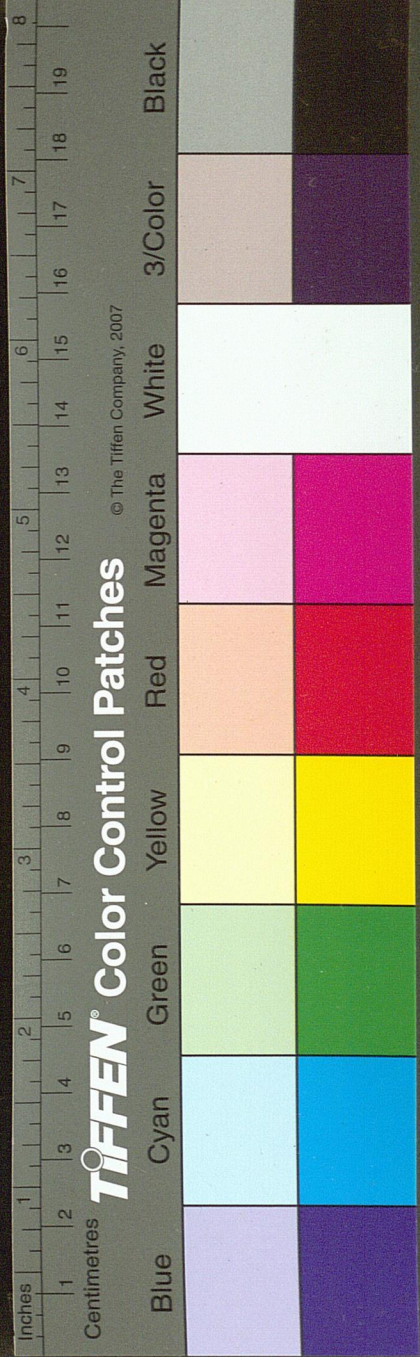
伯早死。其婦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公子

此一按是歷序

州吁得寵之由

以為諫之之端





也桓公雖非正出猶有來歷且為正嫡所字自然當立用嬖人之子乃知州吁不是好貨此特筆也固不宜寵勢必緣

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為賦之為音位嬖音圭

衛國名文王之子康叔所封之地本姬姓也齊亦是國名武王封太公之地本姜姓也東

宮是太子所居之宮得臣齊太子名妹是女弟碩人衛風詩陳國名嬖姓也厲論法殺戮

無辜曰厲從妻隨嫁而來者曰嬖戴亦論法愛民好治曰戴桓公名完賤而得幸曰嬖

序講 衛莊公娶於齊曰莊姜而原及莊姜所見所生之貴也莊姜美而無子獨不見愛於

莊公故衛人憫之所以有碩人碩頤之賦莊公因莊姜無子又娶於陳曰厲嬖生子孝伯

不幸早死其從厲嬖隨嫁而來之女曰戴嬖始生一子是為桓公莊姜無子因而撫育之

以為己子尚未立為太子也莊公又有嬖人所生之子名曰州吁公因嬖愛其母遂寵其

子而州吁性又好兵夫兵凶器也而州吁獨好之公又縱容之而弗之禁

莊姜亦因其好兵而遂惡之

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刑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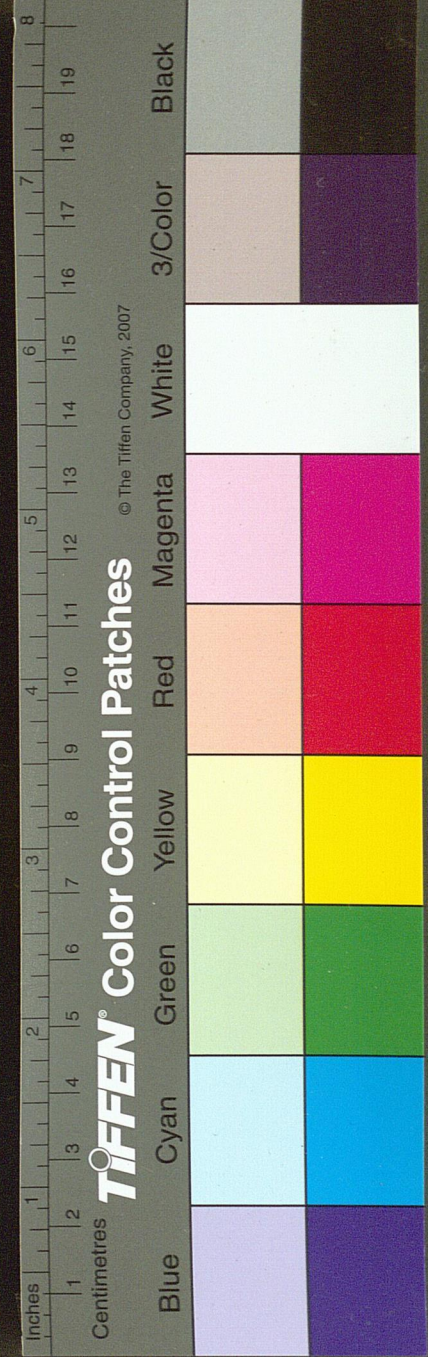
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

義者制事之宜方正也納入也階梯也

序講 石碏見州吁有寵而好兵因諫莊公曰

臣聞有子其父無有不愛之然愛之深必教之切當誨以制事之宜訓以方正之道

其弊也而推原子之法泛論教有禍也愛之必子若溺義方教必當以此一段去聲好惡皆夫音扶事也箕養之寵而行



但人子有矜後淫佚之行皆由父寵而失教也度音撥

此一段言寵生禍有必致之勢此又泛論人情

而不可入於邪僻之途其或有恃己以凌物謂之驕或有矜夸以僭上謂之奢或有嗜慾過度謂之淫或有放恣無節謂之佚為之不己皆邪之所自也然此四者非人本來所有由於寵之太深祿之太厚之所致將有不期驕奢而驕奢至不期淫佚而淫至矣今公有二子未定所立以臣度之將立州吁為太子則其心庶有所定而或不致於亂若猶遲疑未定則州吁因寵生驕因驕生悖將有不可言者是禍無階梯而公與之以階梯也

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夫音扶降音抗下同

憾恨也矜安重也鮮少也

明州吁所以必為禍之故



持君寵愛未有不驕既驕必不能自降其心強降其心未有不恨既恨必不能自重其身矣寵而必驕降而必憾言其勢必有然故言能不然者少也驕而不能降憾而不能矜言其能然者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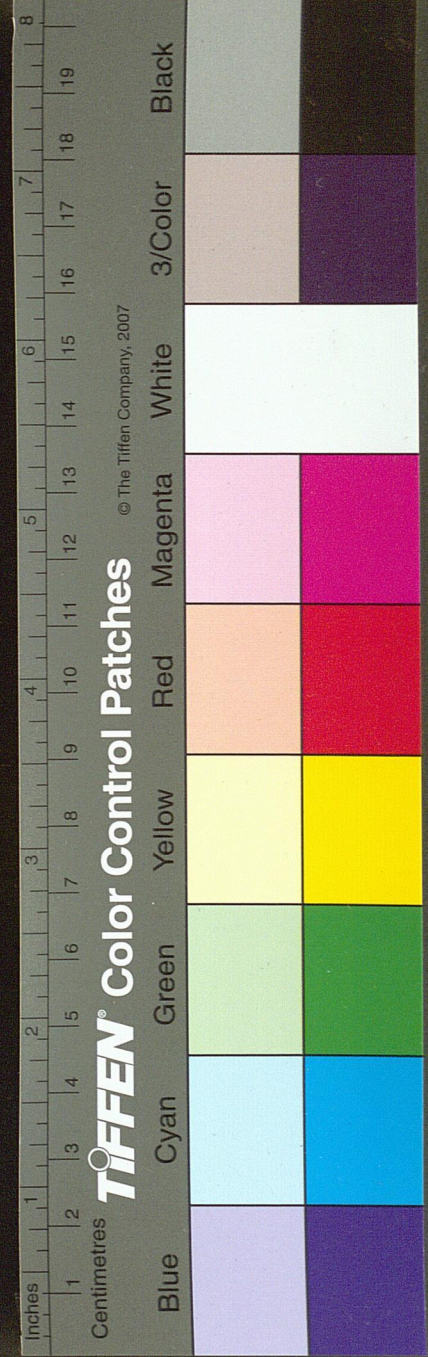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

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

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公弗聽夫音

去聲長上聲閒去聲下同陵當作凌坊本弗聽上無公字今依朱子小學上加一公字

此一段以逆順之理較之乃見州吁之不可寵也又推言順逆之效乃明寵之



以致其禍國也仍不裁抑其寵

夫音扶

好去聲

序講 夫事有順逆之理其禍福因之而至此
臣再悉數之何以謂之逆如庶孽賤也而妨
人而離閒其親新進之人而離閒其舊或
國而加兵大國或邪淫而破滅正義此所謂
不可行之六逆也何以謂之順君制其義臣
行其命父慈其子子孝其父兄愛其弟弟敬
其兄此所謂當行之六順也夫為順尚末蒙
福為逆則禍可立至今州吁去當行之六順
而效不可行之六逆是猶於恐其禍之來
遲而自速之耶且為人之君者昭德塞違猶
思或失君之寵愛州吁非欲其禍之將務去
其禍也然弗禁其好兵而又加之以君之寵
是速州吁之禍矣臣竊計之無乃速禍之不
可乎莊公宜聽石碏之諫乃以嬖人溺愛之
惑而不聽亦獨何哉

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老謂石碏告老致仕也

厚諫 石碏之子其名石厚嘗從州吁交遊甚
密碏知州吁後必有禍因禁其子不與
之遊厚不聽莊公薨桓公即位碏告老致政

評曰 按衛州吁始末如弑立伐鄭傳則專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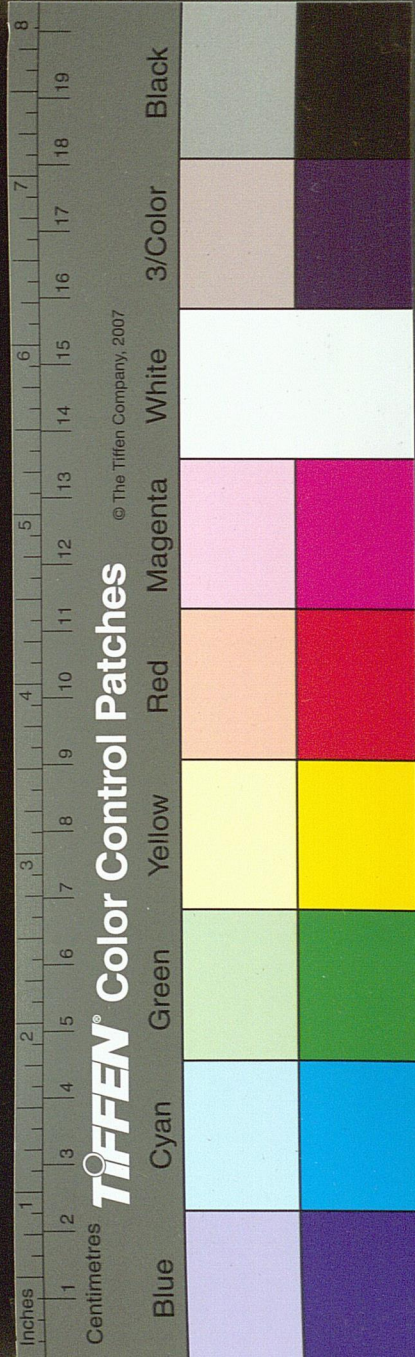
州吁如殺州吁石厚傳則專美石碏此傳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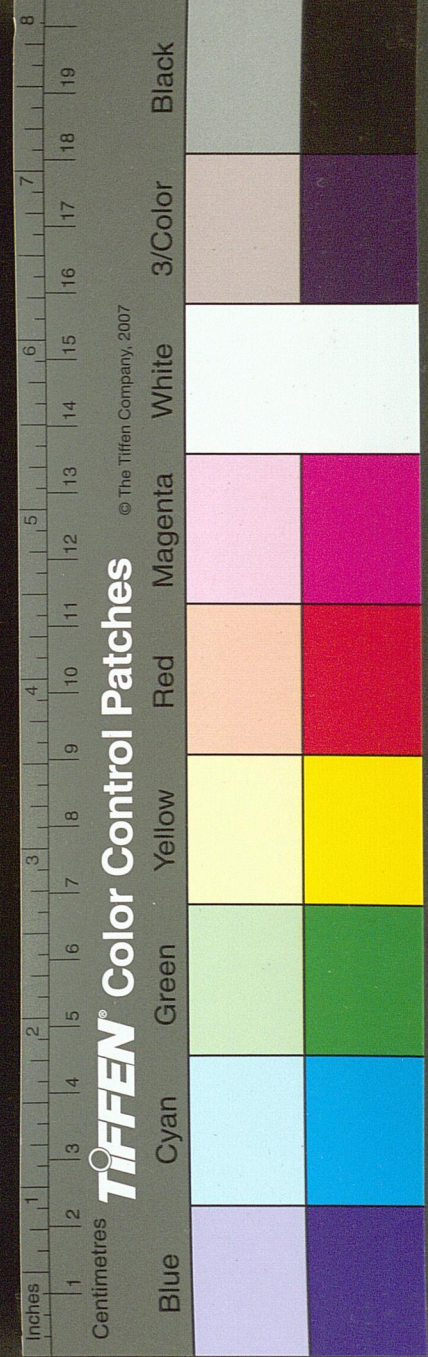
敘過寵速禍之由專責莊公也莊公惑於嬖

妾以美而賢如莊姜者終不見答攷終風綠

此一股因莊公不聽其諫因以誠其子也

衣諸詩自見。州吁以寵階禍。實基於此。故開口把莊姜說得十分貴重。而以桓公州吁二人邪正。亦借莊姜好惡爲定衡。最有深意。篇中有寵好兵四字。爲此案始終關鍵。石碻之諫。總欲裁抑州吁之寵。使其知守本分。不致於驕。自不入於邪。以作禍本。語語先着。至於將立州吁二語。或謂不宜以告癡人。不知州吁。義不當立。莊公亦知之。以必不可行之事。作反詰語。甚言其必爲禍之意。非激語也。未把六逆六順莊誦一遍。不但見得州吁不當寵。卽嬖妾配嫡之戒。無不躍然。與篇首敘事照應。細讀方知。





古文音言

謚法
小心畏
忌曰僖

此一段
言人君
當以軍
國祀戎
為重不
當遊觀
宴樂也
君之所
樂開係
甚大

臧僖伯諫觀魚

隱公五年

左丘明

臧僖伯魯之公子名彊字子臧謚曰僖
其後為臧孫氏○彊口平聲

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

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

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

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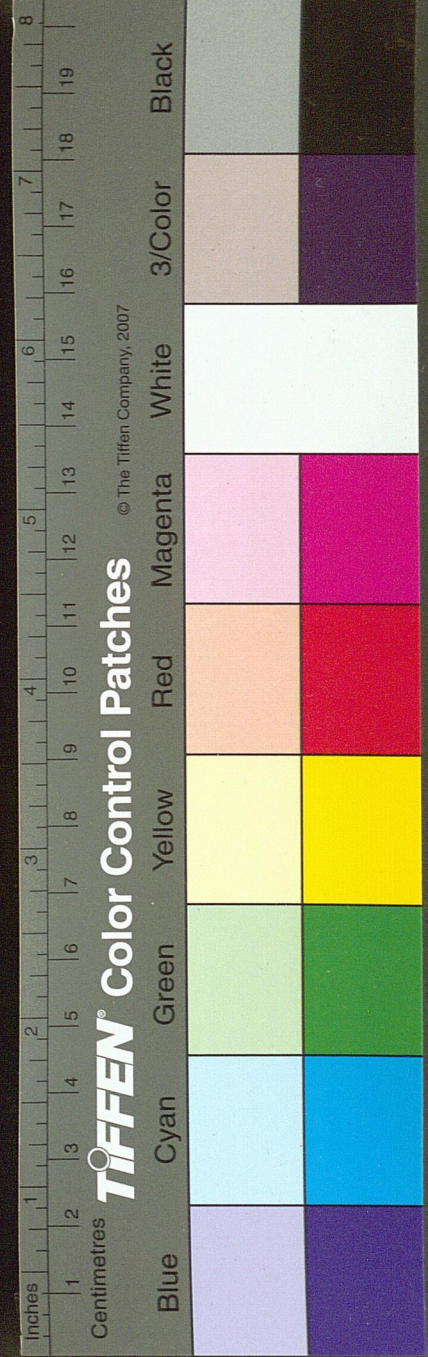
亟行所以敗也度音掇量音諒

亟音吉
公魯隱公也如往也棠地名魚捕魚之人當
作漁字凡物之物廣言諸物指鳥獸之類講

古文音言

卷一

十一



量量亮

猶習也。大事戎與祀也。其材，卽物之料。皮革齒牙毛羽之類，器用軍國所資舉行也。與下行字相應，軌一定之法則也。軌物之物，作事字解，章明也。章物之物，專指器用也。一定中有差等，曰軌之量。當然中有華飾，曰物之采。采，飾也。亟數也。

原講

魯隱公五年之春，將往棠邑，觀取魚。為樂，滅信伯諫曰：「國家之事，莫大於祭祀。」

與兵戎，凡所取之物，不足以講習大事，其物之材，不可以為軍國器用之飾，則是遊觀宴樂，人君不親舉焉。大人君之不親者，何故？蓋以君為一國之主，百姓之觀瞻係焉，亦將教斯民，入於規矩之中，制事之宜，所謂軌物者是也。試取軌物而申言之，所以講習大事，必揆度法則，合於度量者，謂之軌。取山澤之材，以采飾器用者，謂之物。若舉動不足以講習，

是不軌，取材不可以充用，是不物。此皆荒亂之政也。使君數行荒亂之政，欲國之無敗乎？

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

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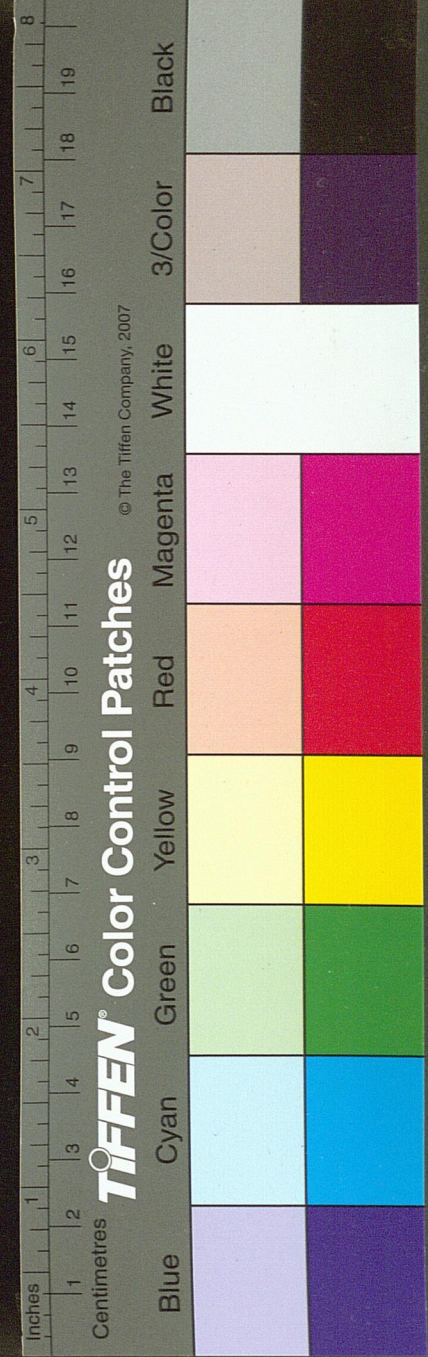
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蒐音搜，獮音癒，少長

皆去聲。○蒐同，搜索也。苗，除害苗禽獸也。獮，殺也。狩，圍守也。隙，空閒也。振，整也。旅，衆也。

原講

夫古之田獵，各因時以立名。春田曰蒐，取禽獸之害苗者而除之。秋田曰獮，取殺為名。順陰氣也。冬田曰狩，冬物畢成，圍而取之。無所擇也。是豈縱志遊獵哉？皆於農事閒隙之時，與講大事，不妨其業也。古者因田獵而

此一殺是承上講習大事而申言之，皆所以納民於軌物也。



古之米言

卷一

二一

講武此四時之田獵固以講武矣猶必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謂兵始治其事也入曰振旅謂治兵已畢整衆而還也歸而致告於宗廟因而飲酒以點車仗器械之實數則見煥然采飾昭著於車服旌旂之間尊卑異等貴者先取以明上下之貴賤步伐止齊次第不亂以辨行伍之等列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抑何順也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羣相習也此田獵之足以講大事者如此

鳥獸此其不物者之肉不登於俎皮草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射食亦反

俎祭器也皮去毛曰革領上大齒曰牙鳥翼長毛曰羽器謂車服之類

此一段
器用而
承上備
申言之
又於講
事之時

分別物
材之當
取不當
取以見
君所舉
不出軌
物之外
此一段
承上君
不舉而
甲言之

京講何以見其材足以備器用蓋以所取禽獸其肉不足登於宗廟之俎以供祭祀其皮草齒牙骨角毛羽不足登於車服之器以為采飾凡此不適用之物人君不親舉而射取之此古之法制也此

用獵之備器用者如此

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夫音扶阜同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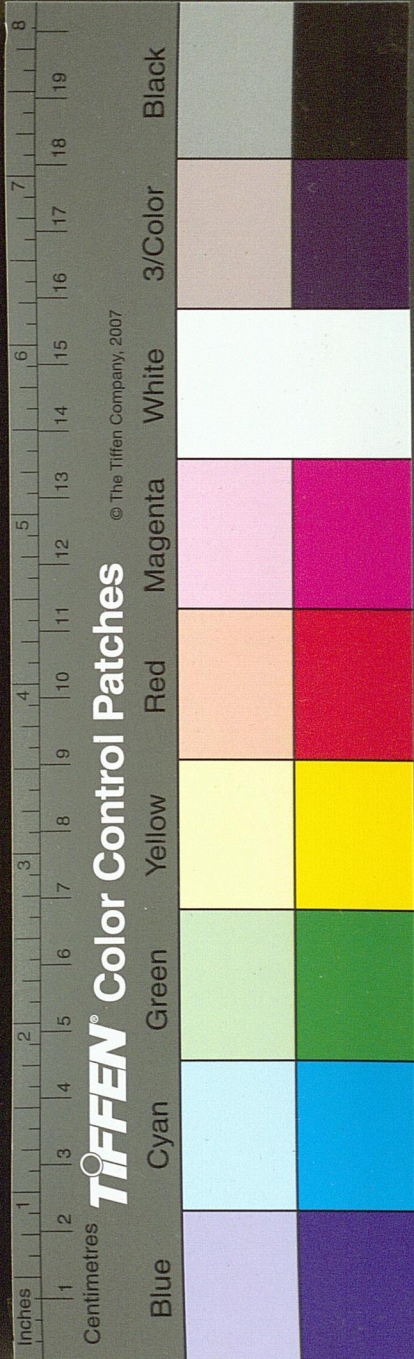
山林之實是材木樵薪之類川澤之實是魚蟹之類阜隸微賤小臣也官司有職守者也

序講無論不足備器用者君不親射即可以備器用者亦各有所司者在若夫山林川澤之實此皆器用之所資也自有微賤之臣職守之官以供國用人君不當親此小事

古之米言

卷一

二一



百文米言

卷一

二二

也。小事且不可親，而况非時。往棠觀魚為遊戲之事乎。

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臧僖伯稱

疾不從。書曰：公矢魚於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破略地

此一段是左氏以己意斷之。

略巡行之名。陳，張設也。矢，亦陳也。矢魚，是將弓矢去射之。左者，季冬天子親往射魚。

原講 僖伯所諫，皆先王之典法，宜感動魯公。不專為觀魚也。遂往棠邑，使捕魚之人張捕魚之具，觀之以為戲樂。僖伯因不從其諫，乃托疾不從君往。春秋書曰：公矢魚於棠，譏其非禮也。且譏其棠邑去魯都甚遠，人君為宗廟社稷之主，尤不宜輕往也。○斷語與篇丙行亂政三字隱隱相應。

為去聲 樂音洛

評 觀魚自是縱欲逸遊，在隱公以為無傷

於民，且可以自遂其樂，獨不思君之所行皆

所以為教，無不與民相關者。僖伯把君字說

得十分鄭重，以納民軌物一句作眼，因以講

事取材二句，詮軌物字義語，雖並提，看來取

材，即在講事之內。故四時之講，提出蒐苗獮

狩四字，則所當取之物材，不言自見。三年大

講中，插入軍實文章二語，即章物采之義亦

樂音洛

無不躍然。惟是隱公觀魚。却在取物材上用
意。上面既僅帶說。不得不以講事之時。物材
之不當取者。另找一段詞意。方足未止泛論
平常物材。無關戎祀者。皆非君所宜親。與開
口三句相應。亦不必露出觀魚字樣。何等正
大停蓄細讀。是一滾說來。莊重有流動之氣
初學雖無不讀。而宿學亦無有能講解者也。

鄭莊公戒飭守臣 隱公十一年 左丘明

鄭國名。莊公乃武公之子。名寤生。莊其諡也。勝敵志強曰莊。戒飭。戒諭申飭也。守臣。守許之臣。克許而命臣守之。蓋示之以不欲久據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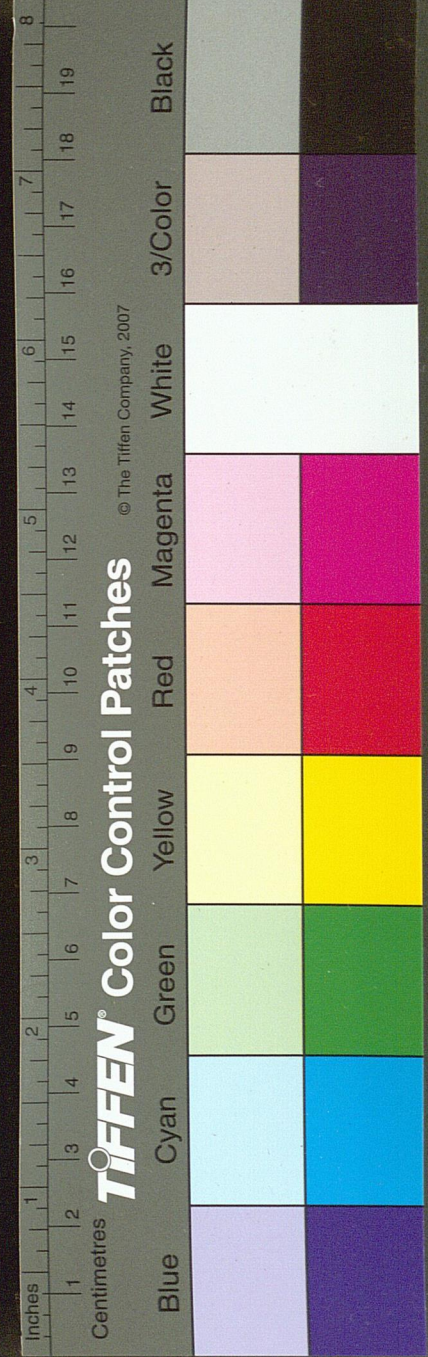
秋公會齊侯鄭伯伐許。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

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

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

齊侯桓公也。鄭伯是鄭莊公也。許亦國名。奔是敗而他往也。衛亦國名。許叔許莊公之弟。

此一段是敘齊魯會伐許之由言齊魯之地與許不相接壤得其地亦不能



守故兩君皆虛讓之總墮鄭術中為所用耳

此一段是鄭伯戒飭百里之語

言許為天所禍

借鄭兵之力而勝之

東偏是東鄙也

序講

魯隱公十一年秋公會齊侯鄭伯三國共伐許國許莊公敗而奔走於衛既克許齊侯以許讓魯公是齊不取也魯公曰君謂許不供職貢故從君而討之也許已知罪而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則魯又不取乃與鄭鄭亦不敢自取許國故使許大夫名百里奉莊公之弟許叔而居許之東鄙是也

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

寡人寡人惟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

怕旁人說出尊可自先開口說

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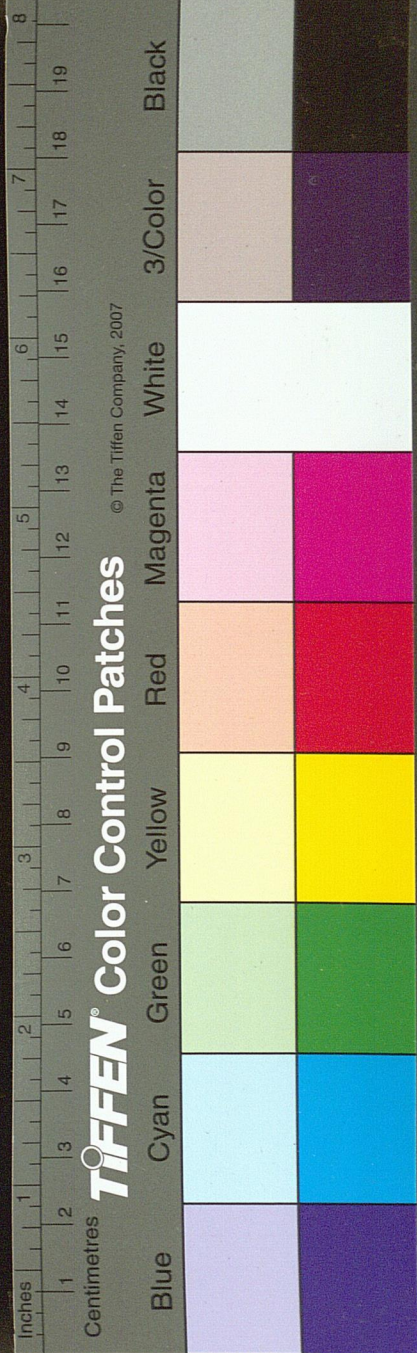
四方其况能久有許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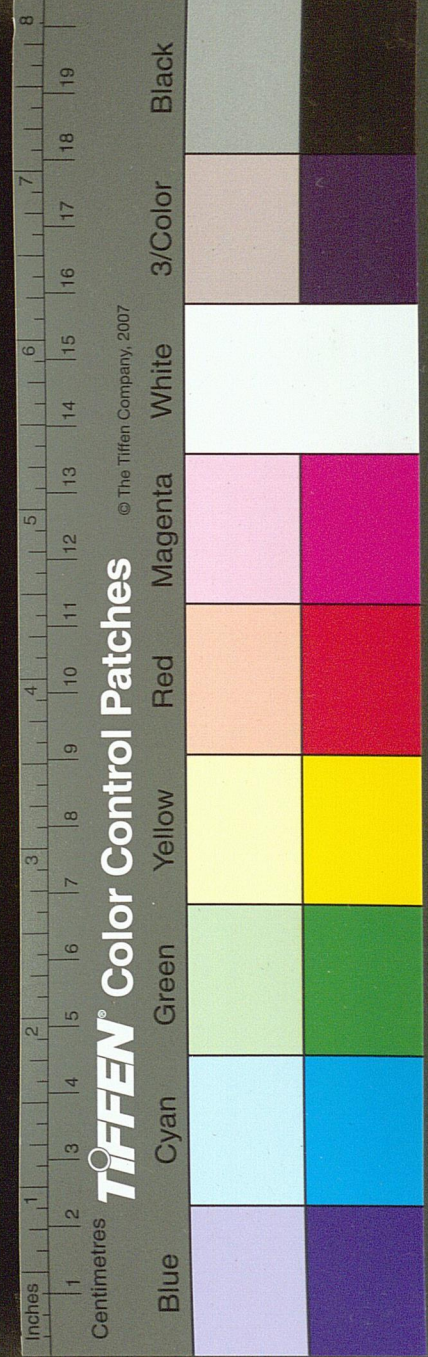
共音供餽音卯

逞快也不逞不快其志也父兄公族之臣謂同姓羣臣共同供養也儻安也翁是共叔段出奔在外餽口猶言寄食也言不能親親安能仁民不但不敢取即取之不能長享之也

序講

鄭莊公不欲久有許國故戒其大夫百里曰天欲加禍許國故鬼神不助許君而借我之手以伐之然我實自揣德薄惟是一二父兄之臣平日尚不能供給億安羣臣使之效命克敵今日伐許乃天之假手豈敢冒為我之大功以取其國乎且親若胞弟尚不能親親和睦同心而有克段于鄆之舉使彼寄食於人况許為異姓之國豈能以有之乎蓋言近者不睦無務懷遠有許非其本意也





古文精言 卷一

此一段

是鄭伯

戎飭公

孫獲及

百里分

居東西

偏之意

明明使

獲制

百里謂

之曰佐

但不可

使他國

得許之

地與我

之實偏

近相爭

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

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

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惟我鄭國之有請謁焉

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處

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

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惟

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偏音必禋音

獲鄭大夫公孫獲也無寧寧也茲此謂告也

曰禋圍

邊陲也

若我歿之後或者天其加禮於許而悔禍焉

許叔寧止居此東鄙而已若許君遷國復奉

其社稷惟我鄭國或有所請告無使其他族

類處於此他以相偏害以與我鄭爭此許國

之子也設此他族處此以與我爭則我鄭國

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實

為去聲

下同

此一段

是戒公

古文精言

卷一

二五

孫獲之詞不可
久居於許也

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
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
冥音去大音太厭去聲

凡而之而字作汝字看布帛曰賄寘置也鄭
國舊在京兆莊公之父武公始遷邑於河南
故云新邑鄭與周同姓故云周之子孫大岳
堯封四岳胤繼也厭棄也序班序也

序且今鄭伯乃使公孫獲處許之西偏示
非可久居故凡汝之器用與財賄無多置於
許但人生不可必我在無奈汝何恐我死以
無財物之累可以速去許而免其害且吾先
君新邑於此與異姓諸國為鄰有遞相強弱

此一段是左丘明假借君子之言以斷鄭莊公為有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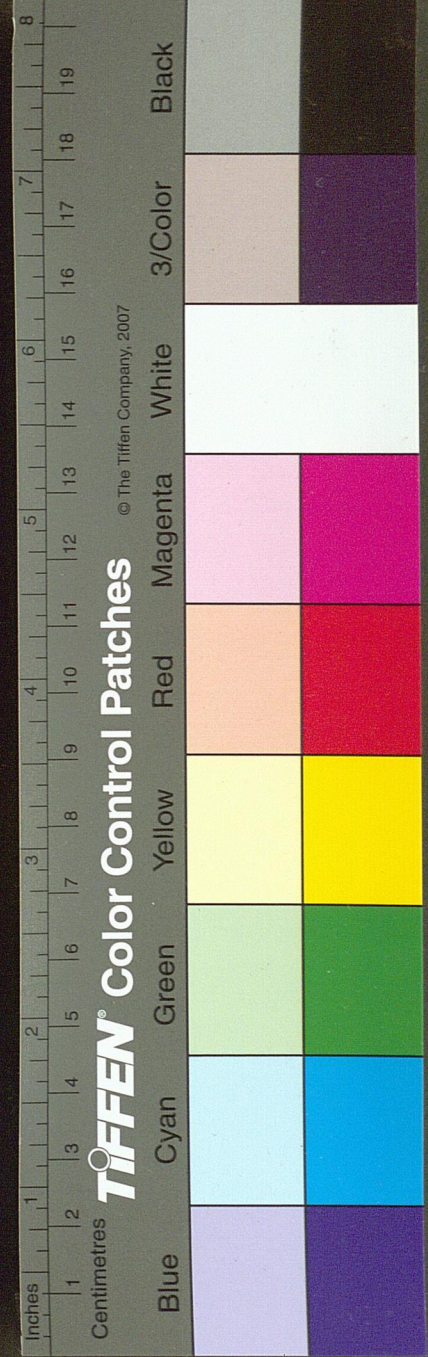
之勢更不可令他族以偏處也況自東遷之後
後王室日見其卑弱周之子孫失序卜天意
之難回太岳之胤當興信世德之必復度德
度勢皆難與爭此其所以謂許不可以處也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
序人民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
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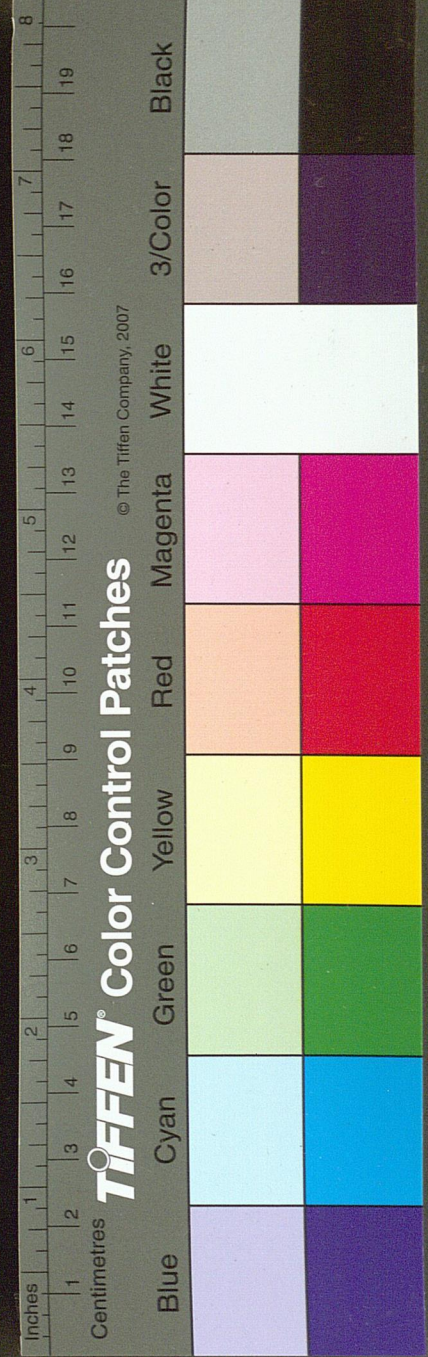
可謂知禮矣
度音掇處上聲量音亮相音像

刑法也度審也相視也

序

左氏托君子之言以斷之謂鄭莊公於是有禮蓋禮無所不用國家非禮不治





附攷

考史記世系許姜姓男爵堯封四岳此太岳也

社稷得禮乃安故禮所以經理國家安定社稷以禮教民則親戚和睦以禮守位則澤及子孫許亂無刑政故伐之既服其罪即舍之度我德之厚薄以處之量我力之強弱以行之公告百里曰聊以固吾圉是相時而動也告公孫獲曰我死乃亟去之是無累後人也

是謂之知禮洵不誣矣

許在潁昌與鄭為鄰鄭欲并吞已久但以三國共伐兩國交讓不敢獨專其利故特空其國分為東西兩偏假存許名色結許人之心而使公孫獲角立箱制但戒飭之謂委

婉紆曲似難猝解其意細閱之全不為許計

止為鄭計不為己之當身計止為己之死後

計其意以為己存一日而智力可以制許一

日亦自覺忍心害理必不能長有許國遂不

禁諄諄為子孫之慮如此故其命百里也曰

得歿於地命公孫獲也曰我死亟去打算至

此只是智窮力竭無可如何不然圖許之心

未肯已也惜左氏被其瞞過以知禮稱之干

封伯夷之國迨至周武王封文叔於許十一世至莊公始見春秋許叔名新臣許莊公之弟隱公十二年鄭伐許許莊公奔衛

鄭悉有許之士地乃立許叔居許東偏以奉其崇祀居東偏十年方復國復國四十二年共五十七年是為許穆公

載而下猶有餘憾焉或取其寡人有弟不能和協句有引過之意但問當日何不云寡人有母不能孝養而使置其身於城穎乎又何不云寡人有君不能忠事而使夏喪其麥秋取其禾乎此等作用如何欺得後世況射王中肩又為入許以後事乎但辭命妙品洵不多得

諡法蚤孤短折曰哀

臧哀伯諫納郕鼎

桓公二年

左丘明

相音像馮音平折日哀恭仁短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日逆而送之口美而艷次年春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宋殤公怒督思遂弑殤公而名宋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為莊公督又恐諸侯討已於是齊陳鄭皆有賂遂相宋公而以郕大鼎賂於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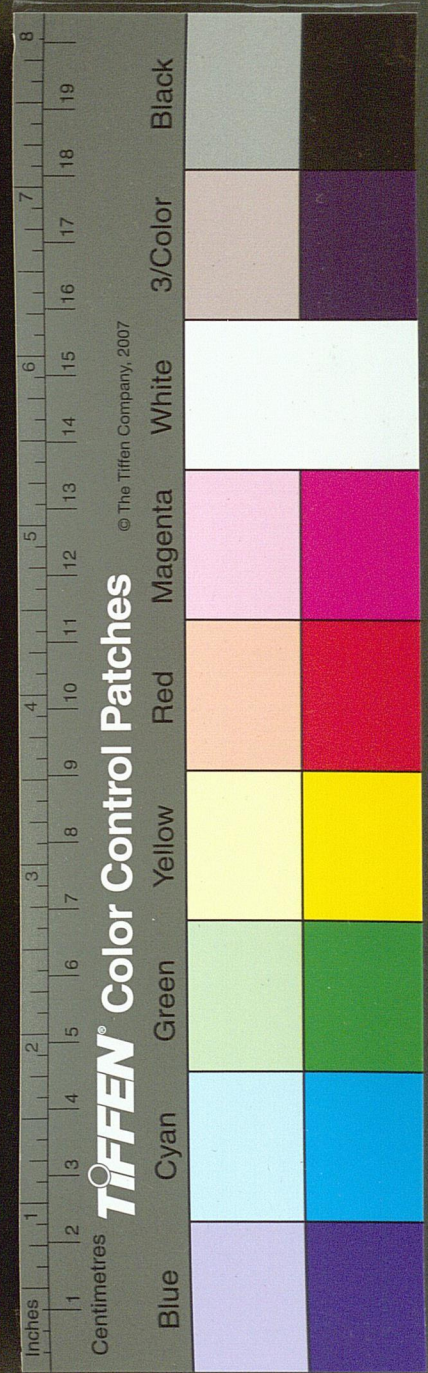
此一敗先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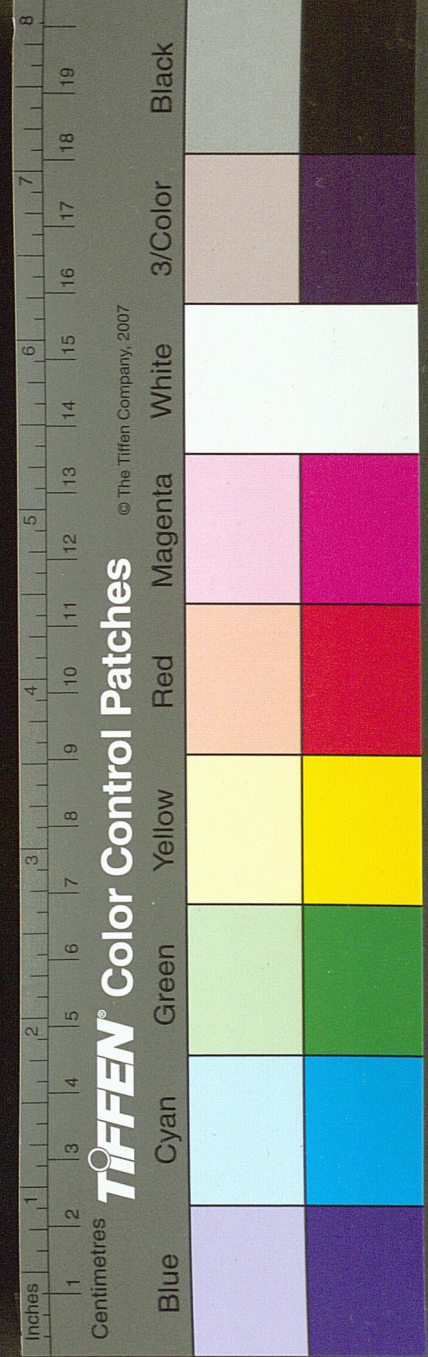
部國名太廟魯周公廟也

原講

昔華督賂魯以郕國所鑄之大鼎至是遂取而納於太廟之中故左氏一言以斷之曰非禮蓋言受弑逆者之賂而污饒宗廟非禮之甚也

案以斷之以見賂器不廟故以臧哀伯





而諫之

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此一段
言人君
不可重
賂而當
重德也

序講

哀伯是魯大夫僖伯之子昭明也顯示也塞
止也又閉匿也違邪也德存諸心違措諸事
哀伯見魯受郕鼎之賂既而納於太廟
後方諫之曰君者一國之主下而百官
奉之於世務昭明其德使德益彰聞而於人
者於己務昭明其德使德益彰聞而於人
違邪之事則塞止之是以居上位而臨照百
官似無可議矣而其心兢兢皇皇猶懼或有
所失是其待百官也如此然不止百官也令
德又為子孫之所法守而君之所以務昭其
令善之德者將以示後之子孫而使子孫是
則是效此德之所以當昭也

此一段
皆言廟

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太羹不致粢食不鑿

皆明昭

昭其儉也充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紕紘紼昭其

德之事

虔也藻率鞞鞀鞀鬴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

子孫者

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

德有以

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朴約不

音丙鞞音崩鞀音
盤游音旒錫音揚

者德有

清者有肅然清淨之意廟是宗廟茅屋用茅

以整肅

以蓋屋大路祀天之車越席結草為席即車

不越為

中之茵也大羹肉汁也致和五味也黍稷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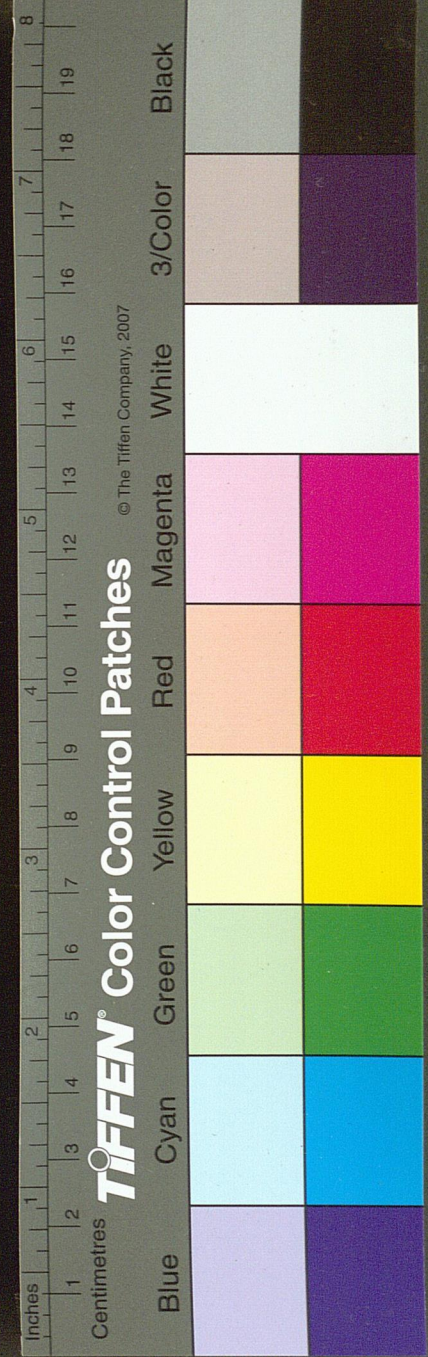
有以細

粢鑿米之精者充画衣也冕冠也黻韋鞞以

密案遺

以上

是



爲令者 德有以 彩華不 陋爲令 者德有 以分辨 不亂爲 合者德 有以播 聞不迥 爲令者 夫音扶 行去声 德又有

蔽膝也。珽，玉笏也。帶，章帶也。裳，下衣也。幅，卽今之行膝。烏，複履也。衡，維持冠者。紕，冠之垂也。紕，纒從下而上者。纒，冠上覆者。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鞞，鞞，刀上飾。上曰鞞，下曰鞞。鞞，大帶。厲，大帶之下垂者。游，旌旗之末垂者。纓，馬飾。在馬之膺者。火，画火也。龍，画龍也。白與黑相間，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相間，謂之黻。如卽已相背。皆上衣下裳之飾也。比象，謂取制有意也。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四者皆鈴之類也。三辰，日月星也。交龍爲旂。熊虎爲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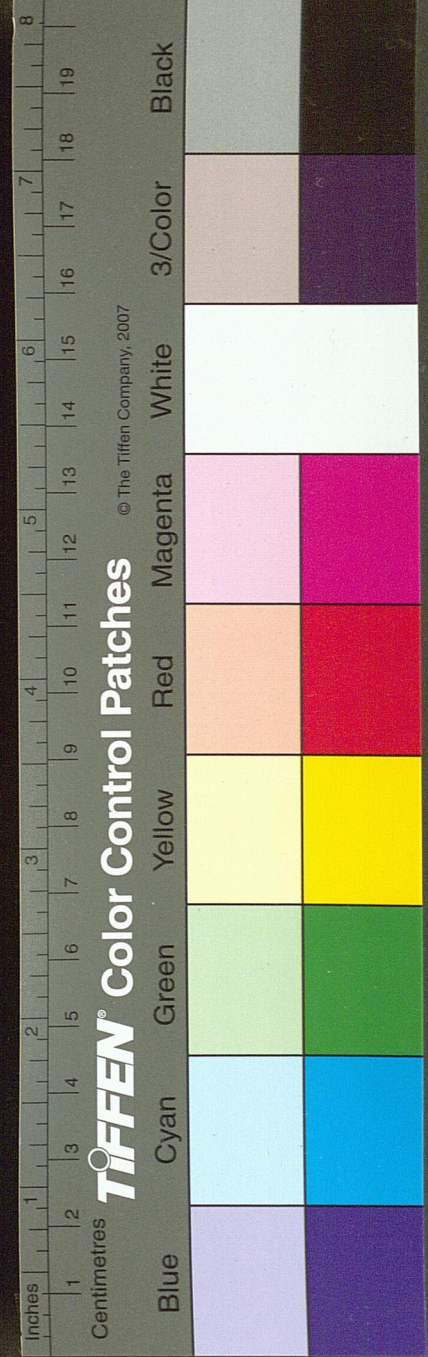
厚講

夫德者，得也。而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在而德在於心，不可聞見。故聖王設法，以外物表之。而儉與度，數文物聲明，皆昭德之事也。

以光輝 不掩爲 今者

聞去聲

是以聖王於清廟而必以茅飾之。大路而卽以越席茵之。大羹之肉汁，不和以五味。黍稷之粢食，不求其精。鑿所以昭其德之儉也。又共儉而無以制之，不可也。於是衣服之制，上而充冕，敬珽下而帶裳。幅，寫以及衡。紕，纒，無不極其詳焉。所以昭其德之度也。又慮其鞞鞞，大帶之厲，垂以及旂。之旒，馬之飾，無不備具。所以昭其德之數也。而又恐其或流於鄙，不可訓也。於是画火画龍於黼黻之上。而於間之以青黑。白之色，所以昭其德之文也。至於制器尙象，五色比之。是德之在物者，而亦昭之車馬旗幟之上。有錫鸞和鈴，是德之在聲者，而亦昭之旂旗之上。画以日月星之此皆聖王之所以昭德者如此。



古夕米言

此一段

是承上

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

紀律 夫音扶 度音渡

登降是上下尊卑有損益以紀之紀維也

厚講

夫人君之德既昭其儉矣而又昭其尊

數即至昭其文昭其物無非綱紀此德也昭其聲昭其明無非發揚此德也如此昭德而德昭矣以之臨照百官所以在下之百官得所明示而象之則不敢失德而入於邪可無臨照或失之愆莫不戒慎其身心警惕其典制而不變易國家之紀綱法律此德之昭也

此一段 言不昭 德塞違 之失

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噐於太廟以明示百官

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

之失德寵賂章也部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

商遷九鼎於維維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

亂之賂噐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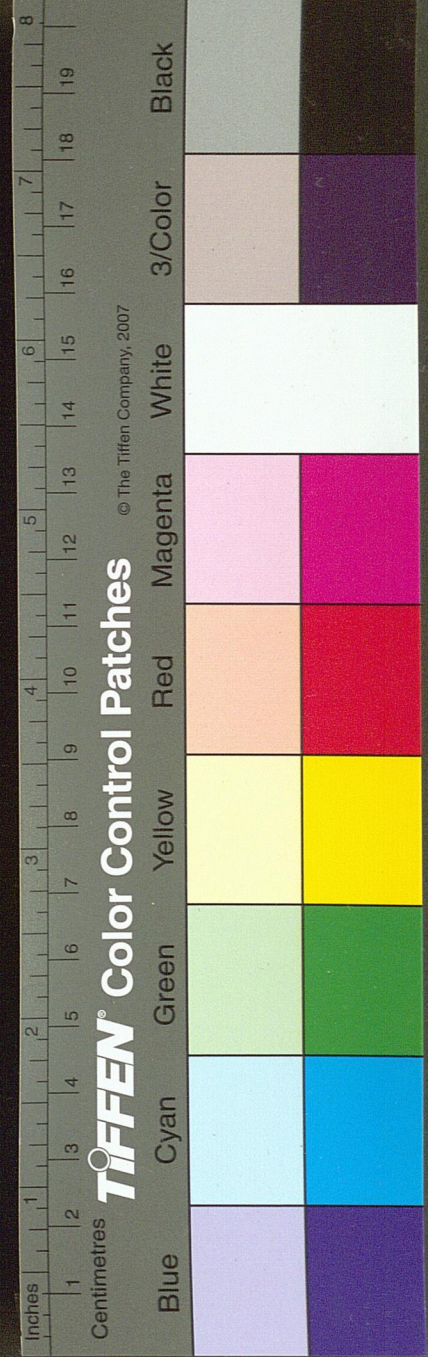
寘安置也賂噐是部鼎也九鼎是禹所鑄之

厚講

今君受部鼎之賂是不昭德而滅德矣

立違矣夫德既不昭違又不塞而反將華督所賂之部鼎寘於太廟之中夫太廟何地也

夫音扶 下同



古史考

卷一

三一

而宜賂器是明以滅德立違之故而昭示百官矣夫君既示之則百官象之矣倘百官而象華督不可也即不然而象君受賂君又何以誅責焉其不可者一也獨不思國家所以敗亡者何故皆由於百官邪慝無戒思之心而百官所以邪慝以致於失德者又皆因人君寵其所賂而又彰之也今郟鼎在廟其寵賂之彰明較著孰有甚於此者焉其不可者二也且郟鼎之與九鼎武王之與華督其相去懸絕不待辨也當武王克商之後議遷九鼎於維維邑義士如夷齊猶或非毀之而況君今日受違亂人之賂器而昭著於太廟其又何以臨照百官而示子孫乎

此一段引內史

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乎君違不忘

之獲旨以終之

諫之以德

內史周之史官也臧孫達哀伯名也

序

周內史之官聞哀伯郟鼎之諫而嘆之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臧僖伯諫隱公

觀魚於前哀伯諫桓公納郟鼎於後父子媿美誠足以繼其後也桓公滅德立違而哀伯倦倦之忠猶必以昭德諫之如此此三句是申明有後於魯之故耳

評

華督弑殤公魯即不討亦不當受其賂

而立為宋相哀伯前此不諫以齊陳鄭皆有賂其平其亂置之勿論可也至以賂鼎納於

首聽哀伯藥石之言從而昭德亦何至有彭生

古史考

卷一

三一

生之禍

太廟是明明以賂當受。督當立矣。哀伯必不
意公出此。而公竟出此者。弑逆之人。本視弑
逆爲常事。不知宗廟乃禮法之所在。子孫所
世守。百官所瞻矚。若見賂器。在廟皆以爲君
可弑。弑君之罪。可賂也。豈有國者之利乎。此
篇全在臨照百官上着眼。把昭德塞違四字。
做個主腦。以爲人君不能有德而無違。但德
當明示。違當閉匿。以德可訓。違不可訓。故把
廟堂上物件逐一分疏。皆所以昭令德。立無
一件昭違亂之物在內。則太廟容不得部鼎
可知。若連忙退出。猶不失塞違之義。此在既
納之後而諫。胷中有許多不過意處。故周內
史謂之不忘。

